

一点表里 · 车前子

全是闲笔

我写作,当然有想法,有山水。最为根本一点,也是谋生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我对写作充满感恩。所以我写这么多,像俗话说,回报。

感恩是一种病,我一天不写些东西,全身难过。写作过程就是我的服药之际?膏丸丹散,各式俱全。从谋生出发,慢慢地有了想法和山水。觉得其中境界不仅仅是要活下去,还要活得好。活下去是谋生,活得好是想法。那么山水呢?气象,雄心,不一而足。只是这全是闲笔。

一眨眼,我就四十四岁,全是闲笔,全是闲笔而已。

那日我在湖边,湖水蓝如烟,它会冲淡,它会消失的。身后是个菜园子,种着萝卜青菜。暮冬早春的青菜甘甜绵软,因为水气少。水是能淡不能浓的尤物。刚才我到湖边小路,看到几个稻草垛,同行的说,再不看就看不到了。一个小孩骑在木马上,摇啊摇,摇倒青梅,再摇倒碧桃。他穿着红棉袄,瘦小的身体像一串鞭炮,怪哉,我怎么会觉得穿红棉袄的小孩会像一串鞭炮挂在那里噼里啪啦响。再不看就看不到了,看什么。

此刻田野寂静,大人们过年过累,只有小孩还保持着精力。

也是疲倦的,我们几个出来聚餐,阳光很好哦,湖水蓝如烟,也是疲倦的。

去年下半年,我迷恋起小品写作。也就是说,我写了这么多年小品,我在去年下半年才知道小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浓缩的一篇散文,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放大的一首诗歌,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个凉亭,风过去,雨过去,心情留下来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这山水之间的一个凉亭,大江纵横,群峰纵横,日光纵横,月色纵横,草木纵横,众生纵横……凉亭翼然,飘飘欲仙。

好的小品都有一股子仙气。也不是如此。前几天我写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,想写组诗,像画家不停地画静物,训练一座石膏像和几只苹果。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的最后一句:“有昨日的人才才有美”。

我想到这句诗,突然对小品有肌肤相亲之感。小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像我写诗二三十年,若要谈诗,从何谈起!我只能说写作即意会,有点搪塞,有点拮据,或许也正如此,如此才能写作,写下去。人要活下去也不是先弄明白活再活下去的,常常弄明白活却活不下去了。一个写作者,写作过程中游刃有余,而一旦谈论起写作又捉襟见肘,我相信这是好写作者。口若悬河滴水不漏谈论写作的写作者,我一方面很是敬仰,另一方面我也会走神。格言并不能解放人类——写作只是解放人类想象力的最大努力。

菜园子的草棚檐下挂着咸鸡咸肉咸鱼,日子过得不错。我老觉得他们过得比我好,这是我的豁达大度之处。



壬寅岁末,惊闻朋友先生离世,简直难以置信。

当时,不敢给朋友电话,苍白的言辞何以化解得了她的悲痛?只能在微信上给她推送几个拥抱的图像。我怔怔握着手机,内心空洞。

孩子从书房出来,不解地问我:妈妈,你怎么哭啦?

想起小城许多往事。

朋友先生身居高位,当年退休后丝毫不见失落,竟然肩负起“大厨”职责,一头扎进厨房,研发菜品。我作为她家常年食客之一,没少享受到他精心烹制的美食,现在尚能忆起,牛肉番茄羹的美味。那些年,她先生的精湛厨艺远近闻名。

犹记酷暑天,我们一桌人在客厅吃着聊着,她先生于厨房挥汗如雨地煎炒烹炸,偶尔肩上搭条毛巾擦擦汗,总是最后一个从厨房出来,笑眯眯接受众食客赞美……有时,菜做得过于丰盛,宴会结束才发现,另一间小厨房中煲着的一道美味,阿姨忘了端上。黄昏,她先生戴起老花镜,拿起本子和笔,仔仔细细,一道一道将翌日菜单列好,阿姨照着前去采买。

一次,朋友临时出门办事,恰逢家庭教诲而休息,开饭后,我主动去喂她一岁多的孩子。

等朋友回家,她先生隆重告知,有一道仔鸭烧豇豆,被家里一位远房亲戚将鸭肉悉数挑尽吃光,害得钱红丽什么也没吃到。当朋友提起,我才恍然想起,当我吃饭时,她先生特意拿起公筷,从食钵中翻找,最后找到一根鸭翅夹到我的饭头上,且歉意地笑笑说,没有好肉了,你随便吃吃吧。这道菜,他常做,每次均受食客欢迎,我也爱吃。做这道菜,最需功夫,小火慢煲三四小时,鸭块酥烂香糯,夹一块,轻轻一抖,骨肉分离。豇豆更是美味,吸饱了鸭油的鲜润,入嘴糊糊杳杳,绵软香甜,怎么也吃不够。

实则,那顿午餐,其码六七道菜,仅仅吃不到鸭肉,有什么所谓呢。可见她先生的心细如发,总是处处照应到别人。

彼时单身,唯有周末被邀去他们家享用美食,方真切领受到一些人世热闹……现今想起,倍觉温馨。也不仅仅为着饕餮美食的愉悦,更触动我内心的,是她先生餐桌上的谈话——深深感佩他作为智者的宽厚胸怀,对于底层百姓的悲悯怜惜,以及对于世事的体察洞悉,一样样,均曾深刻影响过我。

朋友先生心态积极乐观,耄耋之年,学

起钢琴,几乎日日读书,比年轻人还要勤奋励志……人人都说,他一定可以等到参加女儿婚礼的那天。他于花甲之年,得到一个天使女儿,加上我朋友的悉心培育,这孩子一路品学兼优,考取哈佛。这些年,朋友在纽约陪读,聚少离多,她先生一直留在国内,请了一位阿姨照顾饮食起居。起先,是这位阿姨因感染新冠病倒,她先生便说:以往都是她照顾我,现在她病了,我就来照顾照顾她吧。一位八十岁老人,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阿姨如此厚待,额外肩起照顾她的责任——这便是佛界所谓的没有分别心吧,视所有人为亲人,简直是菩萨的境界了。谁料,自己竟被传染着了。他在ICU,苦苦撑了整整四日,终于等到自哈佛赶回的女儿。女儿抱着老父亲说了许许多多话,他终于安心走了……

不过是人世无常。

四季流转,又是一年新绿,到处春意冉冉。近日,朋友替先生完成一桩遗愿——向母校芜湖一中捐赠两株橘树。这两株树,高及丈余,绿叶婆娑,橘果累累,远道自浙江金华迁徙至小城,也是作为芜湖一中校友的她先生送给母校成立120周年的一份“绿意”。

朋友先生生前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,退休后华丽转身,将自己迅速融入至一介布衣的平凡里,将花甲之年的余热发挥于厨房而甘之如饴。他这种不慕浮华的人格魅力,令我深感敬畏。

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,发现一玻璃瓶腌萝卜。一问方知,是一个乡下老伯送来的,说是感谢她先生曾经给予的帮助。是江南那种特有的美人指水萝卜,一只只纤细如食指,码放得整整齐齐,瓶中留一空隙,放一只活河蟹同渍,滋味鲜妍。别看这一瓶平凡乡土小菜,它象征着一种人世恩义。一个身居高位的人,纵然退休了,却被一个曾得到过他照拂的底层百姓一直记在心上,这是何等的人性之光呢?

回首小城时光,给予我温暖记忆的,均是发生于朋友家,那一餐餐美食,她精灵一样孩子的笑声,她先生大汗淋漓自厨房走出,餐桌前坐定……我们总是心怀歉疚道一声谢:彭部长辛苦了。然后,他笑咪咪拿起筷子……

借用古人一首七律,为彭部长送行:

音容联脑翻浮涌,海教化心促动行。
人世沧桑终坦荡,天堂无恙愿康平。

声声叹

人世沧桑终坦荡

钱红丽

本版配图 / 居廉

